

無盡的悲慟

李 煥

教導培植愛護期勉

畢生奉獻心力愛國愛民，無私無我，深為全民所愛戴的經國先生，不幸於民國七十七年元月十三日下午三時五十分因病與世長辭，噩耗傳出，全國震驚，舉世哀悼，當夜凄風陣陣，陰雨綿綿，一片天人同悲的景象，令我哀痛欲絕！

前一日（元月十二日）中午十二時許，我接獲經國先生侍從武官的電話，告訴我經國先生召見，我隨即趕赴大直寓所晉謁，當時經國先生側臥在簡樸狹窄的單人床上，詢問我第二天舉行常會的議題，我報告經國先生，尚無重要的問題討論，如果身體不適，可以請常務委員代為主持。經國先生說：「今天上午我會去總統府辦公會客，覺得精神很好，明天我想去參加常會，聽聽大家的意見。」然後我報告了黨務近況。經國先生說：「目前國家和本黨的處境非常艱難，但是祇要本黨同志能精誠團結，一心一意為國家前途奮鬥，任何困難都是不難克服的。」約一小時後，語畢辭出，深感經國先生對於自己的健康深具信心，豈料這竟是我最後一次的親聆訓示，第二天經國先生就病情轉劇離我們而去了！

元月十三日上午舉行常會，臨時接獲通知，經國先生不來主持了。下午三時半，我正在處理公務，突接王主任家驊電話，囑我即赴總統寓所。我心知有異，於三時四十五分抵達大直，始知經國先生已頻病危，醫藥罔效，三時五十分主治醫生宣告總統因心臟衰竭而不治，我隨即進入臥室瞻仰遺容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嗚啞痛哭，不能自抑。

回憶自民國三十三年追隨經國先生以來，所受的教導、培植、愛護和訓勉，永生難忘。四十四年的人生歲月，我所從事的每一項工作，無一不是經國先生所主動安排，而我最感愧疚的是未能達成他的期許，報答他的恩澤於萬一。

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五日，我由國立復旦大學考入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，註冊入學的時候，看到校門口樹立了一面巨大鮮明的牌示，上面寫的是「要做官的莫進來，想發財的請出去」十四個大字。當時我精神為之一振，自慶從此真已走上革命報國的大道了。入學以後舉行師生大會，教育長經國先生親自主持，衣履樸素，和藹可親，這是我第一次的深刻印象。當時執教幹校的師長，有沈剛伯、方東美、郭廷以、管公度、周鴻經、任卓宣諸先生，均為一時碩彥，受惠良多。入學不久，因日軍進逼貴州，國勢危殆，各大學學生紛紛要求投筆從戎，共赴國難，我激於愛國義憤，也報名從軍，經國先生乃親自召見，勉勵有加。自此我就參加了青年軍二〇六師的戰鬥行列。

奉派隨軍進駐瀋陽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，政府積極從事收復東北的部署，經國先生受命為東北外交特派員，駐節東北長春與俄交涉歸還領土，十月指派我隨軍進駐瀋陽並兼任大連市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，從事青年組訓工作。記得臨別時經國先生對我說：「東北受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，據為己有已十

餘年之久，千萬同胞身受亡國之痛，是政府對不起他們，而今光復，希望你全心全意為同胞服務，善待青年，使他們重享祖國的溫暖，共同建設自己的國家。」不幸未滿三年，因共黨叛亂，東北失守，使純樸勤勞的東北同胞又陷入人間地獄。

抗戰勝利以後，中共煽動各地學生，以「反饑餓」、「反內戰」為口號，罷課遊行，反抗政府。民國三十七年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乃成立青年部對抗共黨的學生運動，經國先生將我從東北調回南京，參加青年部工作，從事安定學校的任務，經國先生於南京勵志社召見時面諭：「青年是國家未來的希望，中共鼓動學潮將使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地，所以安定學校環境，使青年學生安心向學，蔚為國用，至為重要，希望你努力為之。」但不到一年中共即席捲大陸，政府播遷臺灣，再圖光復。

政府遷臺以後，中共以「血洗臺灣」相威脅，發動軍事攻擊，先總統蔣公為俯順民意的要求復行視事，號召臺灣軍民團結一致，共禦強敵。經國先生遂於民國四十一年奉命籌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，團結青年從事愛國活動，並任命我為主任秘書，策劃青年服務工作。我在救國團達二十六年之久，一切遵循經國先生的指示開展團務；經國先生常常指示我做事做人的道理，民國四十七年他有一封信給我：

錫俊：

今天因有要公離臺他往，團內日常業務，可請示鄧副主任處理之，我們在困難的時候，最要緊的是堅定和積極，什麼叫做勝了世界？有了信心，就是勝了世界，什麼叫做神仙？沒有了私慾，就是神仙。

祝您健康

經國 七月十五日黎明

今日救國團之能為社會所信賴，實為經國先生之正確領導有以致之。

資助赴美深造兩年

民國四十二年五月，經國先生有一天對我說，希望我出國進修。他說：「現在社會進步得太快了，我們必須吸收新的知識，才能跟上時代。你現在還年輕，可以到國外去進修一二年，充實自己，為未來作準備。」由於經國先生的幫助，我得以赴美求學。留美期間，我定期向經國先生報告，觀感與心得，他也時常寫信勉勵我。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他的來信這樣說：

錫俊：

您的信在十天以前已經收到了，因為事忙，所以未能寫回信，今天在金門過端午節，倒反而有空閒給您寫信，自己感覺到學問的淺薄是目前最大的痛苦，所以希望您能有機會多充實自己。年紀大了，由於記憶力日退，雖想用功，亦不能收到很大的效果了，此間一切，一定有許多朋友會寫信告訴您的，所以不擬多寫。無論如何，祇要我們能憑良心救自己的國家，總是不會錯的。王陽明先生臨終的時候，有學生問他何有否遺言？他說：「此心光明亦復何言！」這才是做人的大道理。古人說：「天地有萬古，此生不再得，人生只百年，此日最易過，幸生其間者，不可不知有生之樂，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。」真名言也。祝您健康進步。

經國 六月廿四日金門太武山

在美諸同學請代為一一問安好。

民國五十六年四月，我在救國團服務已久，經國先生就舉薦我轉任黨務工作，先後於國民黨中央暨地方黨部服務十年，每遇挫折，輒萌退意，經國先生對我常責以大義，每謂：「總理與總裁學生從事革命事業，所遭遇之謗怨誣陷幾以身殉，但不屈不撓之志節未嘗稍懈，因而能創造歷史，拯救國家於危亡之際」。

籌辦中大轉長教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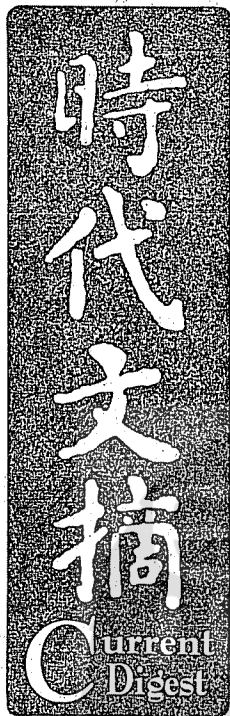
六十八年八月，國立中山大學籌備設立，經國先生推薦我為籌備主任，我雖在各大學任教二十餘年，但學術領導非我所長，故再四懇辭，而經國先生以「教學相長」相勸勉，並諄諄告誡，要以「尊重教師，愛護學生」為辦學之主旨，且囑以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之風範為楷模，必有所成。我在中山大學服務期間，即奉此為圭臬，刻刻在念，不敢或忘。嗣調任教育部長，亦以此勉勵各級學校校長，希望能相習成風，以奠定教育永固之基礎。自民國七十六年七月政府宣告解散以後，社會情況日益複雜，中國國民黨責任艱鉅，經國先生要我再回黨部工作。我以前曾從事黨務毫無建樹，所以不願再作馮婦，企求免予召命，經國先生說：「黨務工作是要犧牲奉獻，你是我的學生，怎能逃避責任。」我無言以對，雖自知才疏識淺，也祇得勉任艱鉅了。

往日訓誨齊上心頭

經國先生與世長辭，已屆百日，哲人其萎，遺範永存，今夜月色淒迷，輾轉難眠，往日的叮嚀訓誨，齊上心頭，慈祥的音容笑貌，如在左右；追懷浩瀚的師恩，無限哀慟，今後將何以為報，在我內心深處縈迴激盪，實感無限惆悵！

報難憐國步，涕淚憶師恩；百折千迴路，馳驅敢惜身？

（七十七年四月廿一日）



時代文摘是最值得永久保存珍藏的好雜誌，每期都刊有創作及選載摘譯名著。九十四期要目：丁慰慈「黃朝琴二三事」、葉學哲「平生二三事」、王重則「紅朝的暴亂」、于寧「匈牙利遊記」、莫珍莉「演技豔星歐陽莎菲」、邊緯文「為讓人笑而笑」、樂恕人「張羣談處世養生」、吳嵩慶「攝護腺開刀記」等佳作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零售每期新臺幣玖拾元，訂閱全年玖佰元。郵撥〇一六八六六六一五號時代文摘社帳戶。